

廣州方言“量名”結構的構成及功能

林華勇、蔡黎雯

中山大學

提要

本文從廣州話出發，比較廉江粵語、貴港客家、廣安西南官話等方言，對有定的“量名”結構（CI-NP）的組成、句法分佈、使用功能等進行比較、分析，初步提出：漢語方言的CI-NP結構是一種“使用模式”，具有語用屬性；CI-NP表有定是量詞顯赫語言的可能選項，但不是必然選項；有定的CI-NP結構有“日常化”或“口語化”的語用傾向。

關鍵詞

“量名”結構，有定，使用模式，日常化

1. 問題的提出

漢語方言表有定的“量名”（CI-NP）結構研究取得不少成果，以粵方言為例，將廣州或香港粵語作為考察對象的論文居多，如張鍊強（1961）、張洪年（1989）、施其生（1996）、周小兵（1997）、歐陽偉豪（2003）、單韻鳴（2005）等對廣州或香港粵語的考察，其中歐陽偉豪（2003）注意到動量詞不能構成有定的“量名”結構；也有進行粵語內部比較的，如Zhang & Tang（2010）、張慶文、鄧思穎（2010、2014）曾對七地漢語方言（粵、湘、吳、官話）的量詞、四地粵語名詞短語和有定問題進行了比較和討論，此類文章偏少。近幾年學界注意從類型學的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考察，如陳玉潔（2007）、王健（2013）、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（2016），盛益民（2017）等，更大範圍地考察漢語方言表有定的量名結構的類型特點。

然而，學界對CI-NP結構的描寫仍存在不足，缺乏基礎性的分析，先看幾個粵語的例子：

- (1) 廣州：*種（/*類）植物絕咗跡。（這類植物絕了跡。）
- (2) 廣州：*次考試佢得咗零分。（這次考試他得了零分。）
- (3) 廣州：*位老師（/博士/教授/校長/領導/元首）
- (4) 廣州：個老師（/博士/教授/領導/?元首）；
個諗法（/*思想）
- (5) 廉江：*隻貓/個隻貓冇見得。（這隻貓不見了。）

從以上例子可見，並不是所有量詞或名詞都能構成有定的 CI-NP 結構，如例（1）表示種類的量詞“種”“類”等不能組成 CI-NP 結構，但可說“呢 / 個種植物”（這 / 那種植物），（2）（4）的“* 次考試”“* 個思想”不能說；CI-NP 結構本身具有口語化的特點，例（3）不能使用尊稱量詞“位”，“* 位老師”等不能說，但可說“個老師”等。而同為粵語方言，粵西的廉江話卻幾乎不存在有定的 CL-NP 結構，如例（5）的“隻貓”不能做主語，“個 / 啲¹ 只貓”（這 / 那隻貓）可以。

從目前研究所見，漢語方言（以廣州粵語為例）表有定的 CI-NP 結構的研究，仍有以下幾個基本問題未得到關注和解決：

第一，哪些量詞或名詞不能進入表有定的 CI-NP 結構？除了名詞外，還存在哪些結構類型的 NP？第二，有定的 CI-NP 結構在句法分佈上有規律可循嗎？如果有，規律性如何？第三，有定的 CI-NP 結構在使用上有何效果或功能？

本文先從廣州話出發，對有定的 CI-NP 的組成結構進行描寫和分析；逐步比較廉江粵語、貴港客家、廣安（岳池）西南官話等方言，²對有定的 CI-NP 的句法分佈、使用功能及其原因進行比較、分析，初步提出：漢語方言的 CI-NP 結構是一種語用或話語屬性的“使用模式”（use pattern，見 Heine & Kuteva 2005: 41）；CI-NP 表有定是量詞顯赫語言的可能選項，但不是必然選項。

2. 廣州有定 CI-NP 結構的構成

2.1. 量詞（CI）

廣州話中，不是所有的量詞都能進入 CI-NP 結構，也不是所有 CI-NP 結構都能表示有定。本節對此進行詳細描寫。

2.1.1. 動量詞

廣州話的動量詞一般不能進入“CI-NP”結構，例如：

- (6) a. 去咗（一）次 / 下上海。（去了一次 / 下上海。）
 b. * 次 / * 下上海我有去。
 c. 個次上海我有去。（那次上海我去了。）

¹ 廉江話的“個 [kɔ²⁵]”為近指代詞，“啲 [nu⁵⁵]”為遠指代詞。

² 選取廉江粵語、貴港客家、廣安（岳池）方言進行比較，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各自有一定的代表性：廉江粵語與廣州話在“量名”結構表有定的問題上，與廣州話是兩個極端；廣西的貴港客家的“量名”結構雖表定指，但與廣州話的類型不同；而廣安（岳池）屬西南官話，其“量名”結構表有定方面的表現活躍度不高，處在廣州與廉江的中間狀態，見下文 3.4。

- (7) a. 拖咗 (一) 勻地。(拖了一次地。)
b.* 勻地都唔拖。
- (8) a. 跑咗 (一) 圈球場。(跑了(一)圈球場。)
b.* 圈球場都未跑完。
- (9) 嗰次考試 / * 次考試唔及格。(那次考試不及格。)

例(6c)(7a)(8a)(9)的動量詞後可以接名詞，但都不能進入 CI-NP 結構，更別說有定了，例如(6)-(8)的 b 句。歐陽偉豪(2003)曾指出廣州話中名量詞和動量詞的句法表現不對稱，前者與名詞結合可表定指意義，而後者不行。

2.1.2. 範圍量詞

- (10) ?鑊飯 (/ 煲粥 / 碗湯) 係我煮嘅。(這 / 那鍋飯 (/ 鍋粥 / 碗湯) 是我煮的。)
(11) * 圍餅 (/ 碟餅) 係老竇整嘅。(這 / 那桌子 (/ 盤) 菜是老爸做的。)
(12) * 家人 (/ * 屋人 / * 車人) 心地好好。(這 / 那家 (/ 屋 / 車) 人心腸很好。)
(13) 得翻丁幾兩丁人 (/ * 丁人)。(祇剩下個把人。丁：極少量。)
(14) * 車蘋果 (/ ? 筐蘋果 / 箱蘋果) 去咗邊啊？(這 / 那車 (/ 筐 / 箱) 蘋果去哪兒了？)
(15) * 車禮物 (/ 袋禮物 / 盒禮物) 呢？(這 / 那車 (/ 袋 / 盒) 禮物呢？)

以上例子中，靠左邊打了“？”或“*”的量名結構是有問題或不能說的，CI 為範圍量詞；但能說的 CI-NP 結構都可以識別為有界的個體。“鑊”“煲”“碗”“碟”“車”“箱”“盒”“袋”“框”由個體名詞臨用為範圍量詞。其中“車蘋果”不易理解為個體，蘋果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論“車”，也不大論“筐”，論“箱”；“飯”一般論碗，不大論“鑊”。“家”“屋”“車”用來限定人時，也不是個體的概念。再如：

- (16) □ [tsa²²] 嘢 (/ □ [kɪt²] 鉛筆) 放喺邊？(這 / 那把東西 (/ 這 / 那截鉛筆) 放在哪兒？)
(17) 啲單車周圍亂咁放。(這 / 那些自行車到處亂放。)

例中的量詞“□ [tsa²²]” (把)、“□ [kɪt²]” (截) 有一定的範圍或邊界，“啲 NP” 有通指 (類指) 的功能，表示某一類，因而上兩句能說。

以上說法和解釋是相對的，其他方言可能有所差異。

2.1.3. 度量衡量詞

度量衡量詞不能進入 CI-NP，如：

(18) *塘路 *公分線 *兩 / 錢人參 *安司金 *斤魚 *米布

廣州話中用於貨幣的量詞，一般也不能進入 CI-NP 結構。如：

(19) 一蚊雞（一元錢） 一毫紙（一毛錢） 一分錢

一嚙水（一百元） 一皮嘢（一萬塊）

(20) *文雞（/*毫紙/*分錢/?嚙水/*皮嘢）係邊個咖？（~是誰的？）

“嚙水”好一些，但“嚙”是“塊”之意，是有邊界的，如“嚙石頭”，因此“嚙水”應是“嚙”泛化再固定下來的用法。

2.1.4. 表示種類的量詞（方清明 2016）

(21) a. 呢停 [t^hij²⁵] 人（這種人）

b.*停人好得閒。

(22) a. 呢種動物（這種動物）

b.*種動物（/*類人/*樣嘢）絕咗跡。（~絕跡了。）

表示種類的量詞不能進入 CI-NP 結構表有定。

2.1.5. 其他因素

進入 CI-NP 的量詞通常是單音節的，如：

(23) 堆嘢（/*堆口 [tɔy⁵⁵ley⁵⁵] 嘢）去咗邊啊？（這 / 那堆東西去哪兒了啊？）

用於表示尊敬的量詞“位”不可以進入 CI-NP 結構，但“個”沒有問題，試比較，如：

(24) a.*位老師（/ 博士 / 教授 / 校長 / 領導 / 元首）

b. 個老師（/ 博士 / 教授 / 校長 / 領導 / ? 元首）

2.2. 名詞短語（NP）

2.2.1. 具有唯一性的名詞

以量詞“個”為例：

(25) a. # 個阿爺（/# 個嫲嫲 / 個伯爺公 / 個仔 / 個孫）生日啊。（~過生日啊。）

b. # 個爸爸（/# 個媽媽 / # 個老寶 / # 個老母）生日啊。

- (26) a. * 個國家 (/ * 個洲 / * 個省 / * 個市 / * 個區 / * 個鎮) 喺邊度? (~ 在哪兒?)
 b. 個單位 (/ 個公司 / 個學校 / 個班) 冇咗。 (~ 沒了。)
- (27) 個月光 (/ * 個月球 / * 個地球 / * 個木星) 好靚。 (~ 很漂亮。)

量詞“個”可以進入 CI-NP 結構，但不是所有“個 NP”都可以表有定。所指如果是機構、單位或具有唯一性的名詞，一般不能進入 CI-NP 結構。如“個阿爺”“個爸爸”“個媽媽”如果指自己的爺爺、爸爸、媽媽，是唯一的，則不能說；如果用來指別人的爺爺、爸爸、媽媽等，則可以說，³這時“爺爺”等不是唯一的，因而這裡用“#”標記，以別於“*”。“個國家”“個省”“個地球”等的 NP 是唯一性的或書面語色彩濃，而“仔”“孫”“伯爺公”“單位”“學校”等可以不止一個。但這不是絕對的，如：

- (28) a. 個天都唔幫你啊！（連老天都不幫你！）
 b. 噉，個趙忠堯喺邊道？話畀我聽！等我同你找佢晦氣！！（《標準丈夫》）⁴

“個天”口語化程度高。“趙忠堯”是具有唯一性的專有名詞，但“個趙忠堯”在說話人看來，一定不是個好人或自己喜歡的人，“個 + 專有名詞”帶上了主觀性。

2.2.2. 部分抽象名詞不能構成“CI-NP”。如：

- (29) * 個思想 / 個諗法_(想法)
 (30) * 個陰影 / * 個傷；個傷口
 (31) * 次考試 / * 次測試
 (32) * 條消息 / * 條計謀 / ? 條計；條橋 [k^hiu²⁵]_(辦法)

“個傷”是抽象的，但“個傷口”是具體的。“條消息”抽象，但“條橋”比“條計”的接受度高。原因是“橋（升調）”的口語化程度比“計（升調）”高，而“計謀”“消息”不是口語詞了。

2.2.3. NP 還可以是名詞詞組，名詞詞組可以是“形容詞性成分 -N”，如例句（33），也可以是“關係小句 -N”，如例句（34） - （36）：

- (33) 部爛鬼車（這 / 那輛爛車）、件紅色衫
 (34) ? 件琴日買嘅衫 嗰件琴日買嘅衫（那件昨天買的衣服）

³ 這一點感謝與會者的提醒。

⁴ 感謝評審專家指出存在“個 + 專有名詞”的說法，並提供了這個例句。我們在正文也說不是絕對的。在一定的語境下，尤其是口語化程度高的環境中，具有唯一性的名詞可以進入“量名”結構，如在太空外看地球，就可以出現“你睇個地球幾靚”（你看地球多漂亮）的說法。

(35) 件爛鬼咗嘅衫 (這 / 那件爛了的上衣)

(36) 部睇過嘅戲仲睇嚟做乜? (這 / 那部看過的戲還拿來看幹嘛啊?)

例 (34) – (36) 說明，有定 CI-NP 結構中，CI 不再是針對名詞 (N) 的分類詞 (Classifier) 了，而是與名詞性關係從句相組合，其組合功能進一步泛化了。

2.3. 小結：CI-NP 中量詞、名詞的語義特點

CI-NP 能不能成立且表有定，要看量詞及名詞的語義特徵。綜合以上分析，可大致歸納如下：

- a. 動量詞一般不能充當 CI；
- b. 除個別外，度量衡單位的量詞一般也不能；
- c. 部分範圍量詞、表種類的量詞不能；
- d. NP 除了名詞，還可以是名詞性關係從句；
- e. 表尊敬的個體量詞不能。

a–c 符合指定的 CI-NP “有界” 的語義特點；d 說明有定 CI-NP 結構中 CI 的功能已經語法化了；e 說明有定的 CI-NP 具有特殊的語用功能。總的來說，CI-NP 結構所指通常是個體化的有界的事物，日常化或口語化比較強。

3. 廣州等方言有定 CI-NP 的分佈

3.1. 廣州有定 CI-NP 的句法位置：兼與廉江方言比較

陳平 (1987) 指出，“把”字句的賓語、數量賓語前的受事賓語、雙賓結構的近賓語、領屬性定語，這些位置由有定格式的名詞性成分充當的傾向比較明顯。以下把廣州話與廉江話做比較，考察 CI-NP 結構單用的情況。

作主語：

(37) 廣州：條友仔唔知去咗邊？(這 / 那小子不知道哪兒去了?)

廉江：*隻人～。(嗰 / 叻隻) 人～。【定指】

(38) 廣州：條魚唔夠分。(這 / 那條魚不夠分。)【有定】

廉江：一條魚～。(一條魚不夠分。)|(嗰 / 叻條) 魚～。【無定 / 有定】

作同位語：

(39) 廣州：阿明隻友仔（阿明這 / 那個小子）【有定】

廉江：阿明隻衰仔【有定】

作定語：

(40) 廣州：隻友仔個老婆 [領有者 - 被領有者] 【有定】

廉江：* 隻衰仔個老婆 | 個隻衰仔個老婆（這小子的老婆）

(41) 廣州：條魚嘅重量（這 / 那條魚的重量）【有定】

廉江：條魚個重量（一條魚的重量）【無定】

作中心語：

(42) 廣州：我本書（我這 / 那本書）[領有者 - 被領有者] 【有定】

廉江：我本書走呢。（我的書在那兒。）【有定】

廣州、廉江方言都說“我本書”，意為“我這 / 那本書”或“我的書”，但中心語為“本書”，不是“書”。原因是廣州話可說成“我呢_這 / 個_那本書”，這說明“本”與“書”的關係較為密切。不能因為可譯為“我的書”，而把量詞“本”的功能視為與普通話“的”相當的成分，從而把“書”視為中心語。

作動詞賓語：

(43) 廣州：約條友出嚟。（約這 / 那個 / 一個人約出來。）【有定 / 無定】

廉江：約隻人出來。（約個人出來。）【無定】

(44) 廣州：畀條魚我。（給我這 / 那條 / 一條魚。）【有定 / 無定】

廉江：畀條魚我。（給我一條魚。）【無定】

(45) 廣州：約條友兩次。（把這 / 那人約出來兩次。）[數量賓語前的受事] 【有定】

廉江：約 *（個 / 叻）隻人兩次。（約這 / 那個人兩次。）

(46) 廣州：送枝花畀條友。（送枝花給這 / 那個人。）[接收者] 【有定】

廉江：送枝花畀隻人。（送枝花給一個人。）

例句（45）的廉江話一定要出現指示代詞，否則句子不成立，而（43）（44）（46）廉江話的“量名”結構都可以說，但都是無定的。

作介詞賓語：

(47) 廣州：將條友約出嚟玩。（把這 / 那人約出來玩。）【有定】

廉江話沒有處置介詞，祇能表達為：

(48) 廉江：約個隻人出來撈。（約這個人出來玩。）

作兼語：

(49) 廣州：嗌條友出嚟玩。（喊這 / 那 / 一個人出來玩。）【有定 / 無定】

廉江：吆隻人出來撈。（叫個人出來玩。）【無定】

從廣州話看，有定 CI-NP 的句法分佈為：當充當被領有者做中心語（“我本晝”）、施事主語、同位語（後項）、受事（數量賓語前、處置介詞後）、接收者時為有定；其餘句法位置可能為有定或無定。

從廉江話看，CI-NP 充當被領有者、同位語（後項）時，前有專名或代詞，量名才能按有定解。也就是說，廉江話中的 CI-NP 基本上不能單獨表示有定。因此，若排除被領有者及同位語（後項）這兩種情況，廣州話祇有以下情況一定是有定的，即充當施事主語、受事（數量賓語前或處置介詞後）、接收者。

3.2. 貴港客家有定 CI-NP 的句法位置

廣西貴港客家話的 CI-NP 結構也可以表示有定。舉例如下：

作施事主語：

(50) 隻鴨食水。（這隻鴨在喝水。）【有定】

(51) 隻學生打緊電話。（這個學生在打電話。）【有定】

作數量賓語前的受事：

(52) 約隻人兩擺。（約這個人兩次。）【有定】

作被動介詞的賓語（/ 施事）：

(53) 阿明著條蛇咬倒。（阿明被這條蛇咬了。）【有定】

作接收者：

(54) 送朵花分隻人。(送一 / 這朵花給這個人。) 【有定】

作同位語（後項）：

(55) 你婆隻人真係講都冇聽。(你奶奶這個人真是怎麼說都不聽。) 【有定】

作被領有者：

(56) 我本書放在拖桶低背。(我的這本書放在抽屜裡。) 【有定】

以上貴港客家例句中的 CI-NP 都祇能接近指結構（“這 NP”）理解。

3.3. 廣安（岳池）西南官話有定 CI-NP 的句法位置

四川廣安（岳池）方言（西南官話成渝片）也存在有定的 CI-NP 結構。但明顯不如廣州話和貴港客家話豐富。

作處置介詞的賓語：

(57) 把個領導也得罪了。(把那個領導得罪了。)

受修飾、限制：

(58) 紅的雙鞋子好看些。(紅的這 / 那雙鞋子好看些。)

(59) 他買的斤魚在廚房放起的。(他買的那斤魚在廚房放著呢。)

(60) 去年去的趟上海，耍得很開心。(去年去的那趟上海，玩得很開心。)

作主語（話題）：

(61) 些學生才十二三歲。(這 / 那些學生才十二三歲。)

廣安（岳池）話除了受修飾或限制（上文同位、被領有者也屬此）和做話題主語外，祇剩下充當處置介詞賓語表有定的情況。

3.4. 廣州等四地 CI-NP 結構的有定性序列等級

綜合廣州、廉江兩地粵語、貴港客家及廣安（岳池）西南官話四地方言的情況，得出以下認識：

1) 比較四地情況，處置介詞的賓語和話題主語是有定性最強的句法位置，它們都不受修飾語修飾，其次就是受限制的中心語或同位語，它們受其他成分的修飾和限制。因此，CI-NP 結構的有定性與否與句法位置有關。（王健 2013, Zhang & Tang 2010）

2) 根據所處句法位置的多寡判斷，廣州和貴港（客）CI-NP 的有定性最明顯，廣安（岳池）次之，廉江最弱。廣州等四地 CI-NP 表有定的強弱如下所示：

圖一

<u>廣州 / 貴港</u>	<u>廣安 廉江</u>
強	弱

進一步說明如下：

3) 廣州和廉江都是粵語，在 CI-NP 表有定這個參項上表現出巨大差異；而貴港客家跟廣州粵語卻比較接近。這說明量名結構表有定不是粵語等量詞發達語言的必然選項。

4) 廣州（粵）和貴港（客）存類型差異。根據盛益民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 2016）及盛益民（2017），“準冠詞型”CI-NP 結構不能表距離指示；“準指示詞型”CI-NP 結構則可表距離指示或可納入距離指示系統中，在句法、語用功能上類似於“指量名”結構。據此，廣州粵語屬於“準冠詞型”，貴港客家話則屬於“準指示詞型”。廣州話的 CI-NP 結構不用於區別現場的兩種事物，如（62）（63），都用於關聯指，如（64）：

(62) 廣州粵：*件衫係你嘅，嗰件衫係我嘅。

*件衫係你嘅，件衫係我嘅。

貴港客：件衫係你嘅，價 件衫係我嘅。

（這件衣服是你的，那件衣服是我的。）

(63) 廣州粵：*啲嘢你嘅，啲嘢我嘅。

貴港客：啲係你嘅，啲係我嘅。（這些是你的，這些是我的。）

(64) 廣州粵：佢啊，我最唔中意對眼。（他啊，我最不喜歡這 / 那雙眼睛。）

貴港客：隻茶壺，我中意隻杯蓋。（這個茶壺，我喜歡它的杯蓋。）

此外，貴港客家的量詞在答句中可獨用，表有定，廣州話沒有這種用法。如：

- (65) 貴港客：A：你想愛啲隻蘋果？（你想要哪個蘋果？）
B：隻。（這個。）

4. 有定 CI-NP 結構的語用性

4.1. 有定 CI-NP 結構與“使用模式” (use pattern)

以上可見，表有定的 CI-NP 結構的使用受到句法位置的限制。這裏我們想進一步說明，該結構具較強的語用性。爲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，引入語法複製過程中的“使用模式” (use pattern) 進行類比，目的就是要說明 CI-NP 結構具有語用或話語屬性。根據 Heine & Kuteva (2005: 41)，“使用模式”不是成熟的語法範疇，祇是某種特殊社會階層、語域或地域出現的變體，換言之，它具有語用性，具有以下四種屬性：

- (66) “使用模式” (use pattern) 的屬性
- a. 與特定的語法意義有關；
 - b. 是反復出現的話語片段（可能是小句、短語，甚至是在特定語境中使用的單一形式）；
 - c. 其使用是非強制性的，即表達這種語法意義不一定非要使用它；
 - d. 它是語法複製初始階段出現的基本單位。

就上述所討論的廣州、廉江兩地粵語、貴港客家、廣安（岳池）官話的情況看，CI-NP 結構完全符合上述“使用模式”的特徵，說明如下：

- (66') 有定 CI-NP 結構的使用模式 (use pattern) 特性
- a'. CI-NP 在特定的句法位置可表示有定的意義；
 - b'. CI-NP 結構表有定的情況受句法位置的影響，如主語 / 話題位置、處置賓語（受事）的位置、被領有者等的位置；
 - c'. 有定除了 CL-NP 結構表達外，還可使用遠、近指示詞；
 - d'. 量詞發達的粵語、壯語的 CI-NP 結構尚未形成成熟的句法範疇，不是強制性的；貴港客家和廣州方言的 CI-NP 結構比較常見，可以看做一個主要的使用模式（較常見）。而廣安（岳池）雖自身存在 CI-NP 結構，但跟廣州、貴港相比，不大常用，自然也不是一個句法範疇。

“國家” “城市” “村莊” 較為正式，為書面語，而“條村”比“個村”更為形象，比較能讓人接受。⁵ 單音節的“眼”比雙音節的“眼睛”口語化，“隻眼”能說，而“隻眼睛”則不能說。

(四) 一些用於消極的說法容易接受，否則接受度有限，例如：

- (74) 件衫 (這 / 那件衣服) ? 件爛爛咁嘅衫
件爛鬼咗嘅衫 (那 / 這件爛得不成樣的衣服)

(五) 有的 CI-NP 出現隱喻用法，所指由物指人。例如：

- (75) a. 條菜你食咗佢。(你把這 / 那菜吃了。)
b. 你條菜嚟咗嘞。(你的女朋友來了。)
(76) 條粉腸去咗邊? (這 / 那傢伙去哪兒了?)
(77) 條女 / 條友 (仔)去咗邊? (這 / 那女孩 / 男孩去哪兒了?)
(78) 菟友 (仔)去咗邊? (這 / 那男孩去哪兒了?)

例(75)(76)的“條菜”“條粉腸”本指物，可擬人化指人。“條、菟”原本與蔬菜等植物名詞搭配，“條菜”可指女友(75b)，後來泛化，直接與表人名詞搭配，搭配後指人，通常用於口語表示有定。

4.3. 小結

以上所見，CI-NP 結構是種語用的使用模式，是選擇性的，並非強制使用的句法範疇，表現出：

1) “日常化”或“口語化”的使用傾向，句法位置對有定結構具有選擇性。

2) 粵語等南方方言是量詞豐富的語言，其量名結構表有定與量詞顯赫之間存在單向性的蘊含關係，即：

量名有定 \supset 量詞顯赫

⁵ 如不標明某地方言，所舉的例子是廣州話的使用情況。有位審稿人提出：“指人代詞+CI-NP”在書面語中似乎接受度更大，如“你個國家”。此處要特別說明，廣州話口語如果說“你個國家”，是對所指國家不尊重的表達；另，一般不說“我個國家”，而說“我哋國家”。這個例子可以說明“CI-NP”具有消極、口語化的語用特點。倒是在廉江話中，“個”可以充當定語標記，“你個國家”是“你的國家”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存在有定的量名結構的語言，其量詞一定顯赫。但反過來卻不一定，即有定性量名結構不一定是量詞顯赫語言系統的必然選項。

5. 結語

(一) CI-NP 結構表有定這一情況，在粵語內部表現迥異；廉江等粵西粵方言的 CI-NP 幾乎不表有定，而潮汕閩語（如潮州、汕頭）、廣西貴港客家卻可表有定。

(二) 量名結構表有定是量詞發達語言的可能選項，但不一定是必然選項。

(三) 不是所有量詞或名詞都能組成 CI-NP 結構，也不是所有 CI-NP 都能表有定。除關心有定 CI-NP 結構的整體功能外，還應關注其內部構成。我們發現，廣州等方言的有定 CI-NP 結構有“日常化”或“口語化”的語用傾向，它表現出強烈的“使用模式”的語用屬性。

鳴謝

本文部分內容先後在“漢語方言定指‘量名’結構研究工作坊”（復旦大學 2017.11）、“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”（香港中文大學 2018.6）上宣讀。與會代表提出了寶貴意見。中山大學李敏盈、劉玲、徐曉嫻同學分別提供或審訂了文中廣州、貴港、潮州方言語料。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〔14ZDB103（“海內外客家方言的語料庫建設和綜合比較研究”，主持人：莊初昇教授）、15ZDB100（“中國境內語言語法化詞庫建設”，主持人：洪波教授）〕、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（19YJA740032）的資助。在此一併致謝。

參考文獻

- Chen, Ping (陳平). 1987. Hanyu lingxing huizhi de huayu fenxi 漢語零形回指的話語分析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200(5). 363–378.
- Chen, Yujie (陳玉潔). 2007. Liangming jieyou yu liangci de dingyu biaoji gongneng 量名結構與量詞的定語標記功能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21(6). 516–530.
- Fang, Qingming (方清明). 2016. Hanyu li de zhonglei duanyu 漢語裡的種類短語 *Zhongshan Daxue Zhongwenxi Yuyanxue Shalong* 中山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沙龍, *Zhongshan Daxue* 中山大學, 11 May.
- Heine, Bernd & Tania Kuteva. 2005. *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Ouyang, Weihao (歐陽偉豪). 2003. Guangzhouhua mingliangci, dongliangci de buduicheng jufa biaoqian 廣州話名量詞、動量詞的不對稱句法表現 *Zhongguo Yuwen Tongxue* 中國語文通訊 67. 23–29.
- Shan, Yunming (單韻鳴). 2005. Lun Guangzhouhua yupian zhong de “liang + ming” jieyou 論廣州話語篇中的“量 + 名”結構 *Guangdong Jiaoyu Xueyuan Xuebao* 廣東教育學院學報 25(6). 73–76.
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. 2017.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de leixing chayi yu gongxing biaoqian 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類型差異與共性表現 *Dangdai Yuyanxue* 當代語言學 19(2). 181–206.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, Huan Tao (陶寰) & Chunhua Jin (金春華). 2016. Zhunguan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he zhunzhishi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: Cong Wuyu Shaoxing fangyan kan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de liangzhong leixing 準冠詞型定指“量名”結構和準指示詞型定指“量名”結構——從吳語紹興方言看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兩種類型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53. 30–51.
- Shi, Qisheng (施其生). 1996. Guangzhou fangyan de “liang + ming” zuhe 廣州方言的“量+名”組合 *Fangyan* 方言 2. 113–118.
- Wang, Jian (王健). 2013. Leixingxue shiye xia de hanyu fangyan “liangming” jiegou yanjiu 類型學視野下的漢語方言“量名”結構研究 *Yuyan Kexue* 語言科學 65(4). 383–393.
- Zhang, Hongnian (張洪年). 1989. Yueyu liangci yongfa de yanjiu 粵語量詞用法的研究 In *Gaishu Bianji Weiyuanhui* (該書編輯委員會) (ed.), *Zhongyang Yanjiuyuan Di'er Jie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*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, 753–774. Taipei: Zhongyang Yanjiuyuan 台北：中央研究院.
- Zhang, Lianqiang (張鍊強). 1961. Guangzhouhua liangci de yufa tedian 廣州話量詞的語法特點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100(1). 30–32.
- Zhang, Qingwen & Sze-Wing Tang. 2010. Classifiers and definitenes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.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Definitenes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1 December.
- Zhang, Qingwen (張慶文) & Siying Deng (鄧思穎). 2010. Hanyu wuzhong fangyan de liangming duanyu 漢語五種方言的量名短語 *Guoji Zhongguo Yuyanxue Xuehui Dishiba Jie Nianhui ji Di'ershi'er Jie Beimei Zhongguo Yuyanxue Nianhui* 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八屆年會暨第22屆北美中國語言學年會, Hafo Daxue 哈佛大學, 20–22 May.
- Zhang, Qingwen (張慶文) & Siying Deng (鄧思穎). 2014. Gongxing yu chayi: Yue fangyan mingci duanyu yanjiu 共性與差異：粵方言名詞短語研究 *Yuyan Ji Yuyanxue* 語言暨語言學 15(5). 733–760.
- Zhou, Xiaobing (周小兵). 1997. Guangzhouhua liangci de dingzhi gongneng 廣州話量詞的定指功能 *Fangyan* 方言 1. 45–47.



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Definite 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s in the Guangzhou Dialect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

Huayong Lin and Liwen Cai

Sun Yat-sen University

Abstract

Examining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definite 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s in Guangzhou dialect, and comparing with Lianjiang Cantonese, Guigang Hakka and Guang'an Southwestern Mandarin, it is argued that the 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belong to the pragmatical "use pattern"; a feature of the classifier prominent language. When used in spoken language, the 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s are mainly used in casual and colloquial contexts.

Keywords

classifier-noun construction, definite, use pattern, familiar

通訊地址：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linhuay@mail.sysu.edu.cn（林華勇）

cai_liwen2012@126.com（蔡黎雯）

收稿日期：2018年7月5日

接受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